



废弃 皇妃

FEIJI
HUANGFEI



满城烟火著

总点击量超过3亿的人气作品！

人气作家 / 满城烟火 / 继《失宠王妃》后 / 倾情打造的又一顶级新作！

男主箴言：

不管在外边多威风，进了屋，就要学会做个好妻奴，这样才能永保幸福。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废弃 皇妃

FEI
HUANGFEI

满城烟火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废弃皇妃 / 满城烟火 著.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3. 9

ISBN 978-7-5060-6825-3

I. ①废… II. ①满…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14565 号

废弃皇妃 (上、下册)

(FEIQI HUANGFEI)

作 者: 满城烟火

责任编辑: 姬 利 陈丽娜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北京外文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48

字 数: 785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6825-3

定 价: 59.80 元

发行电话: (010) 65210056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5210012

序

显
国

清幽古寺，钟声悠扬。慈云庵的正殿中，香烟萦绕。住持师太手持念珠，一脸慈悲地站在大殿中央。她身边的小尼姑的手里捧着一个托盘，托盘上摆放着剃刀、剪刀等剃度用品。

两人的脚边，面朝佛像跪着一个一身青衣、墨发披肩的女子。

“施主，遁入空门，便要六根清净，你当真能了断人间尘缘吗？”住持师太问。

女子不施粉黛，模样却是清丽大气。她的视线始终木然地落在面前的佛像上，空洞的眼中当真没有了一丝对凡尘的眷恋。

“师太，信女对凡尘早就已经没有了眷恋，还请师太成全。”女子对着佛像缓缓一拜，声音无波地回道。

“既然施主心意已定，那贫尼这便为施主剃度了。”

师太接过一旁小尼姑递来的剃刀，置于女子的头顶。

这时，紧闭的殿门，“嘭”的一声被人推了开。

师太轻念一声“阿弥陀佛”，放下剃刀。

来人一身明黄，满脸的颓败神色。眼神如受伤的豹子一般，敏锐地落在背对着他的女子身上。他的唇瓣翕动了几下，才能无力地发出祈求的声音，“妖儿，跟朕回去，朕保证一定可以找到我们的孩子。”

他皇甫瑾是显国至高无上的王权拥有者，可是这会儿在她的冷漠背影面前，他微微佝偻着高大的身体，只恨不得跪下求她。

年芊妩背影微僵，却没有转身。

“施主还是回去吧！”她的声音平静、冷漠。这是她对世俗的抗议，对自己和他的谴责。

皇甫瑾冲到她的近前，跌跪在地上，扣住她的双臂，失控地嘶吼，“妖儿，你若是恨我，我的命可以给你。但别再折磨自己了，好不好？”

“施主，放不开的是你，不是贫尼。”年芊妩的脸上仍是没有一点的波动，任由他摇晃着她的身子。

她的心死了，从孩子丢的那一刻开始便死了。她本就不该冒天下之大不韪与他在一起，若不是这样，也不会一切都报应在她的孩子身上了。

“住口！你还没剃度，谁准你自称‘贫尼’了？”皇甫瑾紧张地呵斥，他已经失去了女儿，他不能再失去她。

他知道，她恨他。

但，即便她留在他的身边，只为了报复，他亦舍不下她。

“阿弥陀佛。”年芊妩缓缓地闭上眼，轻声念道。

“年芊妩，你睁开眼看着朕，你告诉朕，到底要朕怎么做，你才能跟朕回去？”皇甫瑾握着她胳膊的手，渐渐变得无力，就连出口的声音都跟着软弱无力。

一旁沉默了许久的住持师太对两人施了一礼：“阿弥陀佛，年施主，既然你尘缘未了，剃度之事便改日再说吧！”话落，住持师太领着小尼姑退了出去。

年芊妩本不想再开口，但他的出现却阻了她最后的解脱之路，她怎么能不恨？

她缓缓睁开眼，眼中再也不是之前的平静。仿佛一阵大风刮过，起了波澜，染上了深切的痛。

“为何你就是不懂？我们不可能了。”她的眸子被水雾蒙上，出口的每一个字都带着控诉。

“可以的，我已经派人去找我们的女儿了，很快我们一家三口就可以团聚了。”皇甫瑾温柔地承诺，却又觉得不够，立刻补充道：“等找到了我们的女儿，我就将皇位传给皇后之子，带着你们母女浪迹天涯，再也不踏足深宫。”

年芊妩闻言，眸光一滞，眼中的水雾凝结成泪珠滚落。她缓缓地弯起唇角，明明努力地笑着，眼中的泪水却越落越快，布满苍白的娇艳。

他愿意为她放弃天下，多大的恩宠啊！

若是以前听他如此承诺，她定会为此倾尽所有。可是，如今听来，不过是笑话一则。

“皇上何必还要再自欺欺人呢！惜儿已经落入万丈深渊，又岂会有生还的可

能？若是有，皇上早就找到她了。”年芊妩的情绪忽然失控，嘶吼着，控诉着。

她好不容易得以平静，为何还要给她假的希望？

她也想编个谎话，骗自己惜儿还活着。可是，每每午夜梦回，梦中那血淋淋的婴儿尸骨都在无情地提醒着她，她的惜儿再也回不来了。

“惜儿是真命天女，一定不会有事的。朕已经发布命令，派人到天下各处搜寻胸口带有朱砂痣的女婴。”

这是唯一能让她振作起来，让他们看到希望的方法。即便渺茫，他也不会放弃。

“奇迹？”年芊妩自嘲而笑，“若不是当初我相信我与皇上之间会有奇迹，大概便不会有今日的悲剧了。说到底，都是我们作了孽，才会报应在了惜儿的身上。”

年芊妩双眸含泪，望着眼前的全身佛像，在心里默默地祈求，“佛祖，错的是我，你若有灵，就放过我的孩子。”

纵使她已心如死灰，亦希望真的出现奇迹，她的孩子可以活下来。

她艰难地从地上站起，转身向门外走去，留下皇甫瑾一人跪在空荡荡的殿堂中央。

皇甫瑾痛苦地闭了闭眼，蓦地站起，眼含痛色地望着她的背影，陡然对门外的人冷声吩咐道：“去告诉住持师太，若是她敢给云妃剃度，朕便火烧慈云庵。”

目 录

序	显国	1
第 一 章	为爱求宠	1
第 二 章	姐妹一夫	15
第 三 章	皇室秘闻	31
第 四 章	处子小产	45
第 五 章	情动爱殇	59
第 六 章	深宫争斗	75
第 七 章	心已泣血	91
第 八 章	践踏亲情	106
第 九 章	十年一梦	121
第 十 章	许她一子	137
第 十 一 章	疑她有染	152
第 十 二 章	入山寻蛇	169
第 十 三 章	生死与共	184
第 十 四 章	拒他留宫	198
第 十 五 章	一刀情断	212
第 十 六 章	误会重重	226
第 十 七 章	近身伺候	239
第 十 八 章	古灵精怪	253
第 十 九 章	行宫被劫	268
第 二 十 章	皇家诅咒	282
第 二 十 一 章	魂断情路	296

第二十二章	素手染血	310
第二十三章	惨被利用	324
第二十四章	以计平乱	339
第二十五章	情深缘浅	355
第二十六章	离宫认亲	370
第二十七章	公主还朝	387
第二十八章	神凤转世	401
第二十九章	被迫和亲	420
第三十章	冲冠一怒	435
第三十一章	悲欢离合	449
第三十二章	一路相伴	463
第三十三章	情到浓时	477
第三十四章	生死追随	491
第三十五章	忘却前尘	507
第三十六章	懵懂情动	523
第三十七章	拦截御驾	538
第三十八章	被囚天牢	552
第三十九章	使计斗法	568
第四十章	死前提点	581
第四十一章	心死情灭	596
第四十二章	捉奸在场	610
第四十三章	青巧蒙难	624
第四十四章	遇刺“身亡”	640
第四十五章	身怀有孕	656
第四十六章	江山美人	673
第四十七章	密信真相	690
第四十八章	为爱而亡	706
第四十九章	天各一方	722
第五十章	追妻千里	738

第一章 为爱求宠

十八年后，翺国。

苍穹如墨，暴雨滂沱，冷寒的闪电撕裂宫廷上空，刺骨的凉意如刀子一般，割进人的皮肉里。可是，这并不影响欢颜宫里的歌舞升平。

一门之隔，景象却是天渊之别。门里，骄奢淫逸的翺帝正结党寻乐。门外，翺帝的颜嫔颜若歆已在大雨中跪了一个时辰，无人问津。

她的身子晃了晃，险些摔倒在已经积水的地上。勉强稳住身子，她缓缓落下眼帘，遮住眼中的痛意，长睫上的雨珠滚落，冲去眼角滑落的泪水。

她的右手颤抖着抚上腰间的织锦腰带，紧紧地攥住，手上每用一分力道，她咬着唇瓣的贝齿便跟着加力几分，直到苍白的唇瓣沁出了血珠，她才蓦地抬起手，将腰带扯下。

失去了腰带束缚的袍子，立刻被寒风吹起。她的白皙的肩，在冰冷的雨夜中若隐若现。

她已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手上一松，织锦腰带随风飞远。她急切地望去，有的只是满目风雨。一切，已无法再回头。

她站起身，衣衫不整地向欢颜宫的殿门走去。

这是唯一能救他的办法，她若是不想他死，便只能出卖自己的尊严。

朱红色的殿门，在她的眼前缓缓开启，乐声愕然而止。即便殿外雷雨交加，她还是能清晰地听到大殿之上，人们惊恐的抽气声。

她忽略那一道道不赞同的鄙夷视线，看向高坐于大殿之上，唯一淡定的翺帝。

翊帝身边的孙公公见状，刚欲上前，却被翊帝一个冷寒的眼神给吓得止住动作。

悚骨的寒风，吹打得殿门“啪啪”作响。殿内众人大多屏住呼吸，视线悄悄地在颜若歆和翊帝之间徘徊。

颜若歆咬紧牙关，一言不发地脱下身上的素袍，已经被雨水打红的圆润肩膀和藕臂在接触到殿里的空气时，她冷得微微瑟缩了下。

“还要再脱吗？”她问得极为平静，平静得好似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

“呵……”凌灏离低低地笑了声，一手抱着身侧的新宠白曼舞，一手抚摸着自已完美的下巴，玩味地打量着她。但，任谁都感受到了这会儿殿内的气氛已经冷到了冰点。

凌灏离蓦地收起唇角的笑意，眸光凌厉而狠决地落在她去解长裙的手上，吓得一殿的人全都不约而同地打了个寒战。

皇帝的女人如此失德，他们却不幸成了旁观者。若说不怕，那是不可能的。

“皇上，您要记得言而有信。”颜若歆的声音微哑，被血珠染得艳红的唇畔泛起了笑意。只是，这样的笑，却远比哭泣更让人心头酸涩，那是一抹任谁都到达不了的悲凉沧桑。

这一刻，殿内的人，竟没有一个人觉得这个鬓发濡湿，衣衫不整的女子不堪，反而因她的神采，懂得了何为风华绝代……

凌灏离收起落在颜若歆身上的狠决视线，——扫过殿上众人，离他最近的华服公子立刻起身告辞。

“皇上，夜色已深，臣等就先告退了。”

随即，其他人一并站起辞行，皇帝的女人不是他们这些人能亵渎的。

而且，那样一个美好的女子，也没有人愿意看她的狼狈不堪。

“嗯。”凌灏离从嗓子里迸出一个音，看众人规律地退出大殿后，才揽着白曼舞站起身，不急不缓地走到她的近前，视线在她的身上扫量一番，忽然不屑地冷冷一笑，讥讽道，“也不过如此。”

他怀中的白曼舞用帕子掩唇，也跟着讽笑出声，“皇上，妹妹这份勇气倒是可嘉，估摸着是将皇上的欢颜宫当成了烟花之地。”

颜若歆的心里一窒，本就苍白的脸色越发难看起来。

她却坚持道：“皇上要的，臣妾已经做到了，还请皇上遵守承诺。”

“呦，妹妹还真是不知羞，都被一群男人看光了，还有脸与皇上讨价还价？”

白曼舞就是看不惯颜若歆这副高傲清冷的样子，明明已经做了让人觉得羞耻的事情，却仍好似比谁都高一等似的。凭什么？

她这边正讥讽得欢实，凌灏离却忽然视线一转，阴厉地落在她的脸上。

她被这样的目光吓得一哆嗦，立刻噤了声，不敢再张狂。

“下去！”他冷冷地吩咐一声，视线再次落回颜若歆的脸上。

“臣妾告退。”白曼舞虽心有不甘，还是乖乖地退了下去。出门前，她还不忘透过门缝，狠狠地瞪了颜若歆一眼。

这后宫，女人争宠的伎俩向来颇多，任何女人做的任何看似愚钝的事，都很可能只为吸引这个万人之上的男人，而不惜破釜沉舟。

待偌大的宫殿里只剩下凌灏离和颜若歆两人，凌灏离的唇角忽然绽起一抹笑，薄削地唇瓣里飘出两个字：“过来。”

颜若歆闻言，身子略微瑟缩了下，刚刚那么多男人看着她时，她虽觉得羞耻，却未觉得怕。可是，这一刻凌灏离眼中的笑意，却让她的心理一阵的恐慌。

“你若是还想让他活着，就别让朕再说第二次。”凌灏离危险地眯起眸，遮住凤眸中想要捕捉猎物的锋芒。

颜若歆的心里一紧，悄悄地深吸一口气，不得不缓步走到他的近前。

她还未站稳，他便蓦地抬起手，揽住她的纤腰，用力一带。她湿透的身子已经紧紧贴在他的身上。

“你不是喜欢卖弄风骚吗？那好，今夜你取悦朕，朕明早便如你所愿，放了他。”他逼视着她，口中的话如刀子一般的无情，远比今夜的风更凌厉，将她的心割成一片片的。

她攥紧身侧的拳，指甲已经刺入皮肉中，却还是忍不住身子的颤抖。

“皇上说过，只要臣妾有胆当众褪下衣衫，便会放了他。”颜若歆咬紧牙关，咬重每一个字，生怕牙齿打战的声音会淹没了她的说话声。

“没错，朕是说过。”凌灏离唇角微扬，划起一抹讽刺的弧度，“但，朕可没说何时放了他。或许，朕也可以先打断他的腿，再放了他。”

“卑鄙！”

颜若歆再也隐忍不住胸腔里汹涌的怒气，蓦地抬起手，对着他的脸便打了下去。

凌灏离唇角的笑意一冷，一把扣住她的手腕，向外用力一甩，将她整个人甩了出去。

她狼狈地跌坐在地上，昂头怒瞪着满眼讽意的男人，眼中尽是不甘屈服的

倔强。

“颜若歆，你该庆幸，朕还愿意与你讲条件。”凌灏离蹲下身，勾住她的下颚，“你本是朕的女人，朕想何时要你都是天经地义，不需要讲条件。”

他的一句话，让颜若歆所有的底气都泄了去。她凭什么与他讲条件？

“但，朕说过，朕要你求朕宠幸。”凌灏离嫌恶的收回手，站起身，背对着她，“你现在就可以走，但今后都别想再踏进欢颜宫一步。”

“为何是我？为何一定是我？”颜若歆想不通，他宫中的妃子有上百人，她不过是住在冷宫里那个最不得宠，也从不敢争宠的女人，为何一定要如此逼她？

她盯着他冷冽的背影，声嘶力竭的大吼。人生中，第二次尝到了绝望的滋味。

而第一次，便是入宫为妃那一日。

入宫第一日，她便得罪了他，他一怒之下，将形同冷宫的凉月宫赐给她。

那一刻，她竟是庆幸的，庆幸自己可以与他不再有交集，可以守住自己的清白之身。

可是，命运终究不肯放过她，她终究什么都守不住。

她身子里的力气瞬间被抽空，颓败地跌坐在地上，听他无情的声音飘散在风雨声大作的夜。

“因为，她们都不会如你这般，一心想着别的男人。既然，你给朕羞辱，朕只好还你同等对待。”

颜若歆一激灵，这一刻，她才明白自己错在了哪里，却已无法回头。

她撑着地面，摇摇晃晃地站起，颤抖着手，褪下最后的遮挡，被雨水打湿的肌肤微微泛红。

她没有遮掩，挺直微微颤抖的身子，走到他的面前，颤抖着送上自己的唇。

凌灏离一皱眉，他生平最讨厌的便是女人的吻。口蜜腹剑，道出的尽是虚情假意。

他抬起身侧的手，扣住她的双臂，刚想推开她，她冰凉的唇已经贴上了他的唇，丝丝凉意熨帖上他烦躁的热。他高大的身躯竟是为之一震，扣着她双臂的手，不禁缓缓地用了力气。

“嘶——”

手臂上传来的疼越发剧烈，她疼得倒吸了一口气，悲凉的心里顿时生了一股怒意，抬起贝齿，便咬了下去。随即，她又怕惹怒了他，逐收了力气。

这本是报复性的一咬，反倒像是撩拨了。他扣在她臂上的手，渐渐松了力

气，眸光锐利地一闪，双手便滑上了她的腰肢，将她的身子紧紧地压在怀中，反被动为主动，吻住她还在微微颤抖的唇瓣。

一切随性，今夜，他要定她了。

他温热的大掌在她冰凉的身子上游走，他蓦地一转身，坐在身后的椅子上，抱着她圆润的翘臀一抬，她便跨坐在了他的双腿上。

她一声惊呼，睁开紧闭的眼时，两人已是这副羞人的姿势。

“撩拨起了朕的火，还想逃？”他眯眸盯视着她，视线缓缓下落，扫过她心口处那颗圆润的朱砂痣。

他的注视让她窘迫，她挣扎着想要起身。

“不可以……”

动作间，她将他的发冠扯落，他墨黑的发，顿时倾泻而下，铺陈在她的藕臂上。

他蓦地抬起眼，双眸染满了她不确定的颜色，吓得她立刻停止了推拒的动作，唇瓣动了几下，虽觉得不该说，但还是有些别扭地开了口：“你若是……若是想要我就快些……”

他眯眸盯着她，他喜她像小兔子一样的惊慌失措，却不喜她打心里的排斥。

颜若歆心头一颤，知道这个时候与他再谈什么清高、贞洁的都已经没用，反而显得做作。

她稳了稳心里的悸动，咬紧唇瓣，低下头，颤着手去解他的腰带。而她头顶处的一双视线，此刻寒芒散去，正饶有兴致地欣赏着她的动作。

颜若歆本来就很紧张，再加上凌灏离的腰带实在有些复杂，她与之斗智斗勇好一会儿，也没能将他的腰带拉开。

凌灏离这次倒是耐心极好，丝毫没有一点的怒意，反倒是调侃道：“朕就没有见过你这么笨的女人。”

这话倒是实话，能进他后宫的女人，哪个不得先学会如何伺候他。

若是都像颜若歆这般，连腰带都解不开，早就不知道死几回了。

他攥住她还在乱拉乱拽的手，沉声道：“朕自己来，免得你再扯坏了朕的龙袍。”

颜若歆抿抿唇，收回自己的手，集中精神看着他去解腰带的手。

不会的东西，她一定要学会，即便以后用不上。

他的手才落在腰带上，外面便忽然响起了一串急促的脚步声。

他蓦地停住动作，不悦地出声：“何事？”

门外脚步声停歇，随即传来女子的哭声：“皇上，我家主子突然心口刺痛，昏了过去。”

还不待颜若歆反应过来，到底是哪宫的主子出了事，凌灏离已经一把推开她，起身向门前奔去。

她毫无防备地跌坐在地，要多狼狈，便有多狼狈。

孙公公自外拉开殿门，那个前一瞬还非要她不可的男人，此刻已经披头散发地奔入雨中，全然不顾及自己的帝王威严。孙公公瞥了眼殿内的她，并无半点同情之色。他入宫三十年，这样的戏码他见过太多，已然麻木。

他收回视线，赶忙去追凌灏离：“皇上，等等老奴。”

很快，两主仆便消失在了颜若歆的视野中。只余刚刚报信的宫女还未离去，颜若歆认识那宫女，这宫里只怕没有人不认识她。

她叫莲儿，璃妃身边的大宫女，红人。而这后宫里，配得上一个“璃”字，与皇帝的名讳同音的女人，可以想象她在这宫里的地位。可是，皇帝对这个出身翻国首富之家，娇滴滴的璃妃虽是保护有加，却并无兴致。从不曾邀她来欢颜宫不说，夜里宿在她那里的次数更是屈指可数。

是以，宫中人纷纷猜测，翻帝只是看中了璃妃身后的财势。对璃妃其人，并无多大的兴趣。

莲儿的眼角眉梢滑过一抹轻嘲，好似颜若歆有此刻的狼狈，不过是罪有应得。

颜若歆深吸一口气，避开她锐利的视线，站起身，将自己的衣物一件一件捡起，再穿上，整套动作下来，都是有条不紊，好似在此之前，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般。只有她自己清楚，今夜发生的一切，于她而言，到底是怎样的羞辱。

“下贱。”莲儿啐了一口，转身离开。

她的声音不高，很快同她的人一样淹没在了雨中，却深深地扎进了颜若歆的心里。颜若歆穿衣服的动作顿了下，随即又木然地动了起来，目光失神地望着地面。

她不后悔这么做，如果能救他，陪上她的性命又能如何？

*

殿外的雨已停，沐浴在夜色中的皇宫显得尤其静寂。

颜若歆犹如一缕孤魂，与这华丽的殿堂格格不入。她静静地站在欢颜宫的大殿里，身上着的还是那件湿透的衣服。

入夜的雨后天气又凉又潮湿，她冷得脸色青白，却仍是咬牙坚持着。她不知

道今夜凌灏离是否还会归来，她唯有等待。

“阿嚏……”喷嚏声在空寂的殿堂里怵然响起，带着回响，许久才落下。她缩了缩，抱紧双臂，牙齿却忍不住打战。

颜若歆的一双美目这会儿犹如死水一般波澜不兴。但只有她自己知道，那从心底渗透出的绝望在渐渐地滋生。若是今夜不能救他，那之后是否还会有机会？

忽地，平静的夜里响起了一串脚步声。

颜若歆的眸光一滞，平静的眸子渐渐起了涟漪。只要等到他，她一定可以找到办法说服他放了他。

“吱呀——”

孙公公自外推开殿门，一看她还站在殿里，一愣，却默不作声地退到了一边。便是凌灏离，也愣了下，才对孙公公挥挥手，踱步走进殿内。

孙公公很识相，一言不发地将殿门关起。

凌灏离这会儿已经换了一身干爽的白色便装，墨发用一根发带束在头顶。清爽、干净的样子仿如一个面色如玉的书香公子，并不似那个极度骄奢淫逸的帝王。

这样的凌灏离，让颜若歆觉得有些不真实，仿如在梦中。她傻愣愣地打量他良久，直到他在她的面前站定脚步，她才想起见礼。

“臣妾……”

她保持着一个姿势太久，弯曲的动作让她的膝盖处传来一阵的刺痛，失去平衡，向前扑了去。

凌灏离的脸色一冷，抬手扣住她的胳膊，将她向一侧的椅子推去，旋即松手，眼中毫不掩饰地涌上厌恶之色。

颜若歆被他这么一推搡，嘭的跌坐在坚硬的椅子上，震得麻木的下半身一阵难忍的痛楚感传过。

“颜嫔投怀送抱的方式真没有新意。”

凌灏离无情的声音自颜若歆的头顶散开，她没太听懂地愣了下，旋即才明了地自嘲而笑。

她不想为自己解释，如果一个人已经质疑了你的人品，你再解释也只能是越描越黑，让人更加看轻了自己。她索性直接说明自己的目的。

她扶着椅子的把手艰难地站起，想要缓缓跪下去，奈何膝盖一软，一双麻木的膝盖结实实地磕在了坚硬的地面上，她却已经麻木得不知痛。

“皇上说过，只要臣妾敢当众宽衣解带，就放了颜予泽，还请皇上兑现承

诺。”他平视着他白色的锦袍，要求道。

她明知道他当日说这话时只是出于愤怒羞辱她，并未想到她当真敢如此离经叛道。但，不管是气话，还是羞辱她的话，她只知道君无戏言。只要她敢，他就得放人。至于这事之后，自己会落得怎样的名声和后果，她已经顾不得。

凌灏离眯眸盯着她，眼中怒火升腾，已是暴怒的边缘。

他怒极反笑：“真好，朕的妃子居然为了情郎当众宽衣解带，连清白都不要了。朕是不是该夸你情深义重？”

“君无戏言，请皇上兑现诺言。”她将头重重地磕在地上，朗声道。

她自是懂得，这事于一个男人而言的羞辱，更何况他还是皇帝了。

凌灏离缓缓蹲下身，大掌落在她的光滑的脖颈上，动作轻柔地反复流连。

“瞧瞧这肤如凝脂，我见犹怜的俏模样，朕怎么今儿才发现呢？”

颜若歆被迫微昂头，看着他。

这会儿，他的唇畔的笑意明明透着轻浮，视线却犹如寒冬腊月的寒芒一般扎人。

她被他这样的视线吓得心头一颤，眼中不禁多了一丝探究。他当真是那个世人眼中骄奢淫逸的帝王吗？

凌灏离的大掌蓦地收紧，扼住她的脖颈。

“看来，颜御史在你身上没少下工夫啊！”他从牙缝中逼出一个比一个发狠的音，手上越加用力，“不过，你可是颗不尽责的棋子。若是朕替颜御史毁掉你，想必他也不会有任何异议。”

颜若歆被扼住呼吸，难受得脸色发白。

凌灏离饶有兴致地看着垂死挣扎的她，以为她会求饶，却听她艰难地从嗓子里挤出四个字：“君无戏言……”

凌灏离的眸光一狠，咬牙切齿地道：“你若死了，便没人知道朕是戏言。”

本就是一句羞辱她的戏言，她却逼他兑现，这不是找死是什么？

颜若歆闻言，眼底并无任何惧怕，反而连最后一丝挣扎都没了。

她在大殿宽衣解带，众人皆知她淑德败坏，他又岂会不处置她？

但，只是她一死，他就没办法再处置颜予泽。不然他如何堵住天下悠悠众口？这会儿一切尚且还未明了，已经有许多难听的猜测。若是两人一起被处死了，必然会流言四起，说她的妃子与家兄有染，那皇家颜面何存？

是以，他们中只能死一人。就算他是个昏君，悟不出这道理，但她相信太后，还有他身边的那些权臣们一定悟得出。

凌灏离的唇角的弧度又深了些，一眯眸，眼中的锋芒已经散去。

“想死？”他阴森森地问，蓦地松了手上的力气。挂在他大掌上的颜若歆，身子一软，跌坐在地。

“咳咳咳……”胸腔里忽然灌入的空气，让她不适地一阵咳嗽。

凌灏离抬手抚上她憋得发热的脸颊，语气轻浮地说道：“此等绝色美人，朕若是处死了，岂不是辜负了颜御史的一番心意？”

颜若歆惊得身子一缩，咳嗽声被卡在嗓子里，随即更加剧烈地咳嗽起来。

凌灏离站起身，居高临下地看着狼狈的她，眼神内敛，不夹带一丝的情绪。

颜若歆勉强止住咳嗽，昂头对上他的晦暗不明的视线。

凌灏离与她对视一眼，转过身，缓缓展开双臂。这是主子示意下人更衣的动作。

颜若歆的眼神一颤，迟疑一瞬，从地上爬起时，眼中的神色已如死灰。她终究还是逃不过吗？

她低垂着头，走到他的身前，认命地去解他腰间的玉带……

*

夜雨过后，翌日的天空并未放晴。灰蒙蒙地，犹如这宫里的暗潮。

一夜间，“颜嫔使尽卑劣的招数，得到龙宠”的流言已经传遍宫闱。不乏有人咬牙切齿，有人鄙夷唾弃，有人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颜若歆的神色平静，步履规律地走出欢颜宫。大殿门前，她微顿脚步，望向阴霾的天空。眼中有一丝忧伤划过。

早就候在门前的小太监立刻笑意盈盈地上前，温言细语地道：“娘娘，马车已经准备好了。”

颜若歆看向停在不远处的普通马车，又转头看向说话的小太监，小太监脸上的笑容就更灿烂了几分。颜若歆的眼神略微波动，在这个宫里，有多久没人对她笑脸相迎过了？

一夜之间，一切已不同。

小太监被她盯得有些发毛，收了收那过于献媚的笑，小声提醒道：“娘娘？”

“嗯。”颜若歆收回思绪，“走吧！”

她说着抬步，向马车走去。

凌灏离准了她今儿出宫去天牢探望颜予泽，她也是时候去见见他，为他们之间的一切做个了结。

有了皇帝的恩准，自是一路畅通无阻地出了宫。